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涑水記聞卷五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繆晉

謄録監生臣繆汝芬

涑水記聞卷五

宋 司馬光 撰

明道二年四月己未呂夷簡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上與呂夷簡謀以夏竦等皆莊獻太后之黨悉罷之案宋史呂公綽傳初謚真宗五后皆曰莊以公綽言真宗謚章聖而后曰莊非禮乃更爲章此書稱莊獻稱章獻前後不一今悉仍原文退告郭后郭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之是日夷

簡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夷簡素與内侍副都知閻文應相結使爲中詗久之乃知事由郭后

十月戊午張士遜罷吕夷簡復入相上以張士遜等在相位多不稱職復思吕夷簡會上莊獻太后謚還過樞密使楊崇勲飲酒致班慰失時罷士遜爲左僕射崇勲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復以夷簡爲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

初莊獻太后稱制郭后恃太后勢頗驕横後宫多爲太

后所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得自縱適美人尚氏陽氏尤得幸尚氏父自所由除直殿賞賜無算恩寵傾京師郭后妒屢與之忿爭尚氏嘗於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后誤批上頰上大怒閻文應勸上以爪痕示執政大臣而謀之上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因密勸上廢后上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上未許外人籍籍頗有聞之者左司諫祕閣校

理范仲淹因登對極陳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使有聞於外也夷簡將廢后奏請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十二月乙卯稱皇后請入道賜號淨妃居别宫有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孔道輔怪閤門不受章奏遣吏詷之始知其事未降詔書丙辰與范仲淹帥諸臺諫詣閤門請對閤門不爲奏道輔欲自宣祐門入趨内東門宣祐監宦者闔扉拒之道輔拊門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我曹入諫宦者奏之須臾有旨令臺諫欲

有所言宜詣中書附奏道輔等悉詣中書論辨喧譁夷簡曰廢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此漢光武失德又何足法耶其餘廢后皆昏君所爲主上躬堯舜之資而相公更勸之效昏君所爲乎夷簡拱立曰茲事明日請君更自登對力陳之道輔等退夷簡即爲敕狀貶出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告詞至是直以敕除之道輔等始還家敕尋至遣人押出城

十一月戊午故后郭氏薨后之獲罪也上直以一時之

忿且爲吕夷簡閻文應所譖故廢之既而悔之后出居瑶華宫章恵太后亦逐楊尚二美人而立曹后久之上遊後園見郭后故肩輿悽然傷之作慶金枝詞遣小黄門賜之且曰當復名汝夷簡文應聞之大懼㑹后有小疾文應使醫官故以藥發其疾疾甚未絶文應以不救聞遽以棺斂之王伯庸時爲諫官上言郭后未卒數日先具棺器請推按其起居狀上不從但以后禮葬于佛舍而已

始平公自鄆徙幷過京師謁上時上特用文富爲相以爲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彦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曰賢相也始平公曰文彦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毁之耳況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弼頃爲樞密院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有與之爲恩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

爵禄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爲謗矣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慶歴四年三月癸亥朔丁卯上曰楊安國趙師民皆醇儒乃昔時邇度之比久侍經筵各宜進職于是安國加直龍圖閣仍賜紫又以安國新除母服家貧賜金百兩

師民充天章閣侍讀仍賜緋

吕許公疾病仁宗剪髭爲藥以賜之又手詔以問羣臣可任兩府者其親遇如此

文公爲相龎公爲樞密使以國用不足同議省兵于是揀放爲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人衆議紛然以爲不可施昌言李昭亮尤甚皆言衣食于官久不願爲農又皆習弓刀一旦散之閭閻必皆爲盜賊上亦疑之以問二公公曰今公私困竭上下皇皇其故

非他正由畜養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去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爲盜賊者二臣請以死當之既而昭亮又奏兵人揀放所以如是多者大抵皆縮頸曲膕詐爲短小以欺官司耳公乃言兵人苟不樂歸農何爲詐欺如此上意乃決邊儲由是稍蘇後數年王德用爲樞密使許懷德爲殿前都指揮使復奏選廂軍以補禁軍增數萬人

狄青既破儂智高平邕州上甚喜欲以爲樞密使同平

章事宰相龐籍曰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荆南湖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賜金帛不用爲樞密使也曹彬平江南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河東北有幽州汝爲使相那肯復爲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嶽輕金帛如糞壤此陛下所當法今青奉陛下威靈殄戮兇醜克稱聖心誠可襃賞然方于延釗與彬之功則不逮遠矣遂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寇盜之

警不可前知萬一他日青吏立大功欲以何官賞之哉且樞密使高若訥無過若之何罷之不若且爲之移鎮加檢校官賜之金帛亦足以酬青之功矣上曰向者諫官御史言若訥舉胡恢書石經恢狂險無行又若訥前導者毆人致死可謂無過乎龐公曰今之庶僚舉選人充官未遷官者猶不坐況若訥大臣舉恢以本官書石經未嘗有所遷也奈何以此解其樞務哉若訥居馬上前導去之里餘不幸毆人致死若訥尋執之以付開封

正其法若訥何罪哉且諫官御史上言之時陛下既已赦若訥不問矣今乃追舉以爲罪無乃不可乎參知政事梁適曰王則止據貝州一城文彥博攻而拔之還爲宰相儂智高擾亂廣南兩路青討平之爲樞密使何足爲過哉籍曰貝州之賞當時論者已嫌其太重然彥博爲參知政事若宰相有缺次補亦當爲之況有功乎又國家文臣爲宰相出入無常武臣爲樞密使非有大罪不可罷也且臣不欲使青爲樞密使者非徒爲國家惜

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耳青起于行伍驟擢爲樞密副使中外洶洶以爲朝廷未有此比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召衆言也爭之累日上乃從之曰然則更與其諸子官何如籍曰昔衛青有功四子皆封侯此固有前世之比無傷也于是以青爲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加檢校太傅諸子皆超遷數官賞賜金帛甚厚後數月兩府奏事上顧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狄青官深合事宜可謂深遠之慮矣是時適意以若訥爲

樞密使位在巳上宰相有缺若訥當次補青武臣雖爲樞密使不妨巳塗轍故于上前爭之既不能得退甚不懌乃密爲奏言狄青功大賞之太薄無以勸後又密令人以上前之語告青又使語内侍省押班石全斌使于禁中自訟其功及言與孫沔褒賞太薄許爲外助上既日日聞之不能無信頃之上忽對兩府謂籍曰平蜀之功前日賞之太薄今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爲樞密副使石全斌先給觀察使俸更候一年除觀察使高若訥

優遷一官加遷上學士置之經筵又言張堯佐亦除宣徽使聲色俱厲籍錯愕對曰容臣等退至中書商議明日再奏上曰勿往中書只于殿門閤内議之朕坐于此以候之也若訥時爲戶部侍郎籍乃與同列議於閤内以若訥爲尚書左丞加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其餘皆如聖旨入奏之上容色乃和遂下詔行之

始平公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詣中書白執政以求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堅何

也始平公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然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為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卧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勝數朝廷乃許之以太保致仕是時論者皆謂公精力克壯未必肯決去至是乃服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立仗朝會前夕大雪至壓宫架折上在禁庭跣禱於天及旦霽百官就列既捲簾上暴感風眩冠冕欹側左右復下簾或以指抉

上口出涎乃小愈復捲簾趣行禮而罷戊午宴契丹使者于紫宸殿平章事文彥博奉觴詣御榻上壽上顧曰不樂耶彥博知上有疾猝愕無對然尚能終宴己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上疾呼曰趣名使者升殿朕幾不相見語言無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文彥博遣人以上旨諭契丹使者云昨日宮中飲酒過多今不能親臨宴遣大臣就驛賜宴仍授國書彥博與兩府俟于殿閤久之名內侍都知史志聰鄧

保吉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對以禁中事嚴密不
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係社稷之安危爾曹
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
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直省官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
聰等素謹愿及夕諸宫門白下鑰志聰曰汝曹自白宰
相我不任受其軍令庚辰兩府詣東閣小殿門起居上
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語極紛錯
宫人扶侍者皆隨上而出謂宰相曰相公且爲天子肆

赦消災兩府退始議下赦茂則内侍也上素不喜閹上語即自縊左右救解得不死文彦博名茂則責之曰天子有疾譫言耳汝何遽如是汝若死使中宮何所自容耶令常侍上左右毋得輙離曹后以是亦不敢輙近上左右諸宮主最長（案諸宮主當是周陳國公主）時已病心初不知上之有疾更無至親在上側者惟十閤宮人侍奉而已既不能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詔行之兩府諫以上躬不寧欲留宿宮中而無名辛酉文彦博建議設醮祈福

于大慶殿兩府晝夜焚香設幄于殿之西廡史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留宿殿中者彥博曰今何論故事也壬戌上疾小間暫出御勤政殿以安衆心癸亥賜在京諸軍月支錢兩府求請詣殿見上史志聰等難之平章事富弼責之志聰等不敢違是日兩府始入福寧殿卧内奏事兩制近臣日詣内東門起居百官五日一入甲子赦天下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宫門求見執政白事文彥博曰此際宫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有卒告都虞候

欲爲變者執政欲收捕搜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之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懷德曰在軍職中最爲謹良彥博曰可保乎曰可保彥博曰然則此卒有怨於彼誣之耳當亟誅以靖衆衆以爲然彥博乃請平章事劉沆判狀尾斬于軍門及上疾愈沆譖彥博于上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上上意乃解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漯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

賈昌朝素惡弼陰結内侍右班副都知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候兩府聚處于大慶殿庭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彦博知其意有所在未有以制也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宰執彦博視而懐之不以示同列同列問不以告既而名二人而語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彦博曰天文變異汝職當言也何得輙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彦博曰觀汝直狂愚

耳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于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武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不敢輒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乃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戊辰以後上神思寖清寧然終不語羣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壬申罷醮兩府始分番歸第者各宿其二府二月癸

未朔甲申詔惟兩府近臣候問于内東門餘悉罷之甲辰上始御延和殿自省府官以上及宗室皆入參丙午百官奏賀康復

貢父曰章獻劉后本蜀人善播鼗蜀人宫美（案李攸宋朝事實及宋史后妃傳竝作龔美）攜之入京美以鍛銀爲業時真宗爲皇太子尹開封美因鍛得見太子語之曰蜀婦人多才慧汝爲我求一蜀姬美因納后于太子見之大悦寵幸專房太子乳母惡之太宗嘗問乳母太子近日容貌瘦瘠左

右有何人乳母以后對上命去之太子不得已置于殿侍張耆之家耆避嫌遂不敢下直未幾太宗宴駕太子即帝位復名入宫

劉貢父曰真宗將立劉后參知政事趙安仁以爲劉后寒微不可以母天下不如沈德妃出于相門上雖不樂而以其守正無以罪也他日上從容與王冀公論方今大臣誰最爲長者冀公欲擠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冀公曰安仁昔爲故相沈義倫所知

案宋史沈倫傳舊名義倫以與太宗名下字同止名倫此仍作義倫當是因太宗于太平興國二年改名炅有詔舊名二字今後不須迴避也

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上默然明日安仁遂致政事

王旦太尉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當然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搆山棚大宴又財用僭侈爲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予太尉徐對

曰準誠能無如騃何上意遽解曰然此正是騃耳遂不問及太尉疾亟上問以後事惟對以早宜名寇準為相

東軒筆錄云

錢資元曰真宗末王冀公每奏事或懷數奏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以意稱聖旨行之嘗與馬知節俱奏事上前冀公將退知節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

張乖崖常言使寇公治蜀未必如詠至如澶淵一擲詠不敢為也深歎服之

富公云

邢惇雍州人以學術稱鄉曲家居不仕真宗末以布衣名對問以治道惇不對上問其故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上因除試四門助教遣歸惇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其有官也既卒人見其敕與廢紙同束屋梁間滕元發云

涑水記聞卷五

涑水記聞卷六

宋　司馬光　撰

馮拯河南人其父爲趙韓王守第舍拯年少時韓王見之問此爲誰其父對曰某男也韓王竒其狀貌曰此子何不使之讀書其父遂使之就學數年舉進士韓王爲之延譽遂及第太宗時拯上言請立太子太宗怒謫之嶺南久之以右正言通判廣州事其同官爲太常博士

署位常在拯下寇萊公素惡拯會覃恩拯遷虞部員外郎其同官遷屯田員外郎以拯素剛讓居其下萊公見奏狀怒下書詰之曰虞部署位乃在屯田之上于法何據趣以狀對于是拯密奏言寇準以私憾專挫辱臣呂端畏怯不敢與爭張洎又準所引用朝廷之事一決于準威福自任縱恣不公皆如此比上看（一作省）章奏大怒萊公由是出知襄州上又責讓呂端張洎二人皆頓首曰準在中書臣等備員而已真宗即位拯遂被用至宰

相今上即位發丁朱崖罪竄之南荒拯之力也拯無文學而性伉直自奉養奢靡官至侍郎聶之美云

种放以處士名見拜官眞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内後請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見通判以下羣拜謁放小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内不平放名其諸姪至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狀元耳何足道

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疎才識無以踰人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爲顯官臣恐天下竊盜益長澆偽之風且陛下名魏野野閉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抉摘言放陰事數條上雖不之問而待放之意寖衰齊州進士李冠嘗獻嗣宗詩曰終南處士聲名減邠土妖狐窟穴空

王嗣宗不信鬼神疾病家人爲之焚紙錢祈禱嗣宗聞之笑曰何等鬼神敢問王嗣宗取枉法贓耶魏舜卿云

嗣宗性忌刻多與人相迕世傳嗣宗有恩讎簿已報者則勾之晚年交遊皆入讎簿宋次道云

林特本廣南攝官以勤爲吏職又善以辭色承上接下官至尚書三司使修昭應宮副使是時丁朱崖爲修宮使特一日三見亦三拜之與吏卒語皆煦煦撫慰之由是人皆樂爲盡力事無不齊集精力過人常通夕坐而假寐未嘗解衣就枕郝元規云

周王母章穆皇后也眞宗在藩邸時生景德中從幸永

安還得疾薨時年十歲許章穆悲感成疾明年亦崩宋次道云

李允則知雄州十八年初朝廷與契丹和親約不修河北城隍允則欲展州城乃置銀器五百兩于城北神祠中或曰城北孤迥請多以人守之允則不許數月契丹數十騎盜取之允則大怒移牒涿州捕賊因且急築其城契丹內慚不敢止也允則爲長吏于市中下馬往富民家軍營與婦女笑語無所間然富民犯罪未嘗稍寬

假契丹中機密事動息皆知之當時邊臣無有及者董洏云

真宗不豫寇萊公與内侍省都知周懐政密言于上請傳位皇太子上自稱太上皇上許之自皇后以下皆不預知既而月餘無所聞二月二日上幸後苑命後宫挑生菜左右皆散去懐政伺上獨處密懐小刀至上所涕泣言曰臣前言社稷大計陛下已許臣等而月餘不決何也臣請剖心以明忠欵因以刀劃其胷僵仆于地流

血淋漓上大驚因是疾作左右扶輿入禁中皇后命收懐政下獄按問其狀又于宫中索得萊公奏言傳位事乃命親軍校楊崇勲密告云寇準周懐政等謀廢上立太子遂誅懐政而貶萊公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晉公遣使齎敕往授之以錦囊貯劍揭于馬前既至萊公方與羣官宴飲驛使言狀萊公遣羣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不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爲萊公神色自

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淮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以敕示之萊公乃從録事參軍借緑衫著之短纔至膝拜受敕于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罷

真宗晚年不豫嘗對宰相盛怒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云蜀劉氏置朕于宫中衆知上眊亂誤言皆不應李迪曰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良久上悟曰無是事也章獻在幄下聞之由是惡迪初自給事中參知政事除工部尚書平章事既而貶官十餘年歷諸侍郎景祐初復以工

部侍郎即入相陸子履云

胡順之爲浮梁縣令民臧有金者素豪横不肯出租畜犬數頭里正近其門輙噬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租前縣令不能禁順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爲仇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耶第往督之及期里正白不能督順之乃使快手繼之又白不能又使押司録事繼之又白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督耶乃令里正聚

橐自抵其居以橐塞門而焚之臧氏人皆逃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其家男子年十六以上盡痛杖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既焚爾宅又杖爾父子兄弟爾可速詣府自訴矣臧氏皆慴服無敢詣府者自是臧氏租常爲一縣先府常使教練使詣縣順之聞之曰是固欲來煩擾我也乃微使人隨之陰記其入驛舍及受驛吏供給之物既至入謁色甚倨順之延與坐徐謂曰教練何官耶曰本州職員耳曰應入驛乎教練使踧踖曰道中

無邸店暫止驛中耳又曰應受驛吏供給乎曰道中無芻糧故受又曰應與命官坐乎教練使乃趨下謝罪順之乃收械繫獄置暗室中以糞環其側教練使不勝其苦因順之過獄呼曰令何不問我罪順之笑謝曰教練幸勿訝也今方多事未暇論也繫十日然後杖之二十教練使不服曰我職員也有罪當受杖于州順之笑曰教練使久為職員殊不知法杖罪不送州也卒杖之自是府吏無敢擾縣者雖惡之然亦不能罪也後有青州

募僚發麻氏罪破其家皆順之之力也真宗聞其名召至京師除著作佐郎洪州僉判順之爲人深刻無恩至洪州未幾病目惡明常以物帛苞封乃能出若日光所爍則慘痛徹骨由是去官家于洪州專以無賴把持長短憑陵細民殖產至富後以覃恩遷秘書丞又上言得失章獻太后臨朝特遷太常博士又以覃恩遷屯田員外卒于洪州順之進士及第頗善屬文馮廣淵云

青州臨淄麻氏其先五代末嘗爲本州録事參軍節度

使廣納貨賂皆令麻氏主之積至巨萬既而節度使被名赴闕不及取而卒麻氏盡有其財由是富冠四方真宗景德初契丹至澶淵其游兵至臨淄麻氏率壯夫千餘人據堡自守鄉里賴之全濟者甚衆至今基址尚存謂之麻氏寨兵退麻氏斂器械盡輸官留十二三以衛其家麻温舒兄弟皆舉進士館閣美官家既富饒宗族横于齊有孤姪懦弱麻氏家長恐分其財幽餓殺之事覺姜尊為轉運使欲樹名聲因索其家獲兵器及玉圖

書小印因奏麻氏大富縱橫臨淄齊人懾服私畜兵刻玉寶將圖不軌于是麻氏或死或流子孫有官者皆貶奪籍沒家財不可勝紀麻氏由是遂衰云孟翱

真宗時京師民家子有與人鬭者其母追而呼之不止母顛躓死而會疏決法官處其罪當笞上曰母呼不止違犯教令當徒二年何謂笞也羣臣無不驚服云張錫

永興軍上言朱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宫孫奭知河陽上疏切諫以爲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朱能

所爲惟上一人不知耳乞斬朱能以謝天下其辭有云得來惟自于朱能崇信只聞于陛下其質直如此上亦不責項之朱能果敗

真宗將西祀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切諌以爲西祀有十不可陛下不過欲效秦皇漢武刻石誦德誇耀後世耳其辭有云昔秦多傜役而劉項起于徒中唐不恤民而黄巢因于饑歲今陛下好行幸數賦斂安知天下無劉項黄巢乎上乃自製辨疑論以解之仍遣中使慰諭

焉奭子瑜字叔禮云其表千餘言叔禮能口誦之予從求其本再三不肯出也

景德初契丹南侵是時寇準畢士安爲相士安以疾留京師準從車駕幸澶淵王欽若陰言于上請幸金陵以避其鋭陳堯叟請幸蜀上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旁準心知二人所爲陽爲不知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敵勢憑陵陛下當率勵衆心進前禦敵以衛社稷奈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耶且以今日之勢鑾輿回軫則萬衆雲集楚蜀可得至耶上乃止二人由是怨

準上在澶淵南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固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在旁呵之曰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爲二府大臣今敵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以退敵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不進瓊以所執檛箠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城下將士皆呼萬歲氣勢百倍會契丹大將中弩死其衆遂退他日上命寇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

卿本武臣勿强學儒士作經書語也

寇準從車駕在澶淵每夕與楊億痛飲謳歌諧謔喧譁常達旦上使人覘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何憂矣敵兵既退來求和親詔劉仁範往議之仁範以疾辭乃命曹利用代之利用與之約歲給金繒二十萬敵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許也利用辭去準召利用至幄次與語曰雖有敕旨汝往所許毋得過三十萬過則勿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至敵帳果以三十萬成約

而還車駕還自澶淵畢士安迎于半道既入京師士安
罷相寇準代爲首相以澶淵之功待準至厚羣臣無以
爲比數稱其功王欽若疾之久之數乘閒言于上曰澶
淵之役準以陛下爲孤注與敵博耳茍非勝敵則爲敵
所勝非爲陛下萬全計也且城下之盟古人之恥今敵
衆雲集侵逼畿甸準爲宰相不能殄滅强敵卒爲城下
之盟以免又足稱乎上由是寖疎之
王旦疾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

扶之見于延和殿勞勉數四因命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强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憮然有間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任久侍遂辭退旦薨歲餘上卒用準為相直省吏今尚存親為元震言之前數事皆元震聞其先所言也震先人為侍省都知右皆藍元

震云

真宗晚年不豫寇準得罪丁謂李廸同爲相以其事進呈上命除準小處知州謂遂署其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廸曰鄉者聖旨無遠字謂曰與君面奉德音君欲擅改聖旨以庇準耶由是二人鬬鬩更相論奏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草制罷謂政事惟演遂出廸而留謂外人先聞其事制出無不愕然上亦不復省也元震及李于儀云

真宗時王文正旦爲相賓客雖滿座無敢以私干之者既退旦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絶不復見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請于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于堂中議其事同列爭欲有所引用旦曰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可同列雖嫉之莫能間

也丁謂數毀旦于上上益親厚之曹瑋久在秦州累求代上問旦誰可代瑋者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即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非守邊之臣不足以繼瑋楊億以衆言告旦旦不荅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兵白晝奪婦人銀釵于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觀書如故將吏皆驚不日聲譽達于京師億聞之復見旦具道其事謂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

廷之議謂及不勝其任及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爲盜于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爲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爲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讋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矣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張宗益云

真宗既與契丹議和王文正旦問于李文靖沆曰和議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文正亦未以爲然及真宗晚年多事廵遊大修宫觀文正乃潛嘆曰李公可謂有先知之明矣傅欽文云

蘇子容曰王冀公既以城下之盟短寇萊公于真宗真宗曰然則如何可以洗此恥冀公曰今國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契丹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爲符瑞引天命以自重契丹聞之庶幾不敢輕中國上疑

未決因幸秘閣見杜鎬問之曰卿博通典墳所謂河圖洛書者果有之乎鎬曰此蓋聖人神道設教耳上遂決冀公之策作天書等事故世言符瑞之事始于冀公成于杜鎬云晚年王燒金以幻術寵貴京師妖妄繁熾遂有席帽精事閭里驚擾嚴刑禁之乃止

陳恕為三司使上命具以中外錢糧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

上聞而善之元忠云

太宗疾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王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吕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閣内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宫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尋以繼勳爲使相赴陳州本鎮昌齡爲忠

武行軍司馬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流潯州揚樂道云

真宗既于大行柩前即位垂簾引見羣臣宰相吕端于殿下平立不拜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祖擇之鄭毅夫云

真宗嘗謂李宗諤曰聞卿能敦睦宗族不損家聲朕今保守祖宗基業亦猶卿之治家也

真宗初即位以工部侍郎郭贄知天雄軍贄辭訴不肯

赴職上不許贄退上以問宰相對曰近例亦有已拜而復留不行者上曰朕初即位命贄爲大藩而不行後何以使羣臣卒遣之

石熙政知寧州上言昨清遠軍失守蓋朝廷素不留意因請兵三五萬眞宗曰西邊事吾未嘗敢忘之蓋熙政遠不知耳周瑩等曰清遠失守將帥不才也而熙政敢如此不遜必罪之上曰羣臣敢言者亦甚難得苟具言可用用之不可用置之若必加罪後誰敢言者因賜詔

書褒嘉焉

真宗東封還羣臣獻歌頌稱賛功德者相繼惟進士孫籍獻言封禪帝王之盛事然願陛下愼于盈成不可遂自滿假上善其言即名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

秦國長公主嘗爲子六宅使世隆求正刺史真宗曰正刺史係朝廷公議不可魯國長公主爲翰林醫官使趙自化求尚良使兼醫官院事上謂王繼英曰雍王元份亦嘗爲自化求遥郡朕以遥郡非醫官所領此固不可

也駙馬都尉石保吉自求見上言僕夫盜財乞特加重罪上曰有司自有常法豈肯以卿故亂天下法也又請于私第決罰亦不許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坐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召侍讀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爲常

真宗嘗讀易名大理評事馮元講泰卦元曰泰者天氣

下降地氣上騰然後天地交泰亦猶君意接于下下情達于上無有壅蔽則君臣道通向若天地不交則萬物失宜上下不通則國家不治上大悅賜元緋衣

真宗重禮杜鎬鎬直龍圖閣上嘗因沐浴罷飲上尊酒封其餘遣使賜鎬于閣下鎬素不飲得賜酒飲之至晝因動舊疾忽僵不知人上聞之驚步行至閣下自調藥飲之仍名其子津入侍疾少頃鎬蘇稍見至尊在欲起上撫令臥鎬疾平然後入宮方鎬疾亟時上深自咎責

以爲由已賜酒致犒疾也
种放隱于終南山豹林谷講誦經籍門人甚衆太宗聞其名召之放辭以母老不至詔每節給錢物供養其母咸平元年母卒眞宗賜錢二十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葬明年復賜錢五萬詔本府禮遣亦辭疾不至五年又遣供奉官珪賷詔至山召之仍賜錢十萬絹百匹放應命至闕上喜見放便殿賜坐與語即坐拜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器御厨給膳明年放上表請歸山上令

暫歸三兩月復來赴闕因拜起居舍人宴餞于龍圖閣

上賦詩送之命羣臣皆送景德三年遷右諫議大夫祥符元年遷給事中從祀汾陰拜工部侍郎

真宗祀汾陰名河中府處士李瀆劉巽巽拜大理評事致仕乃賜緋瀆以疾辭又名華山鄭隱敷永李寧對于行宮隱賜號正晦先生又名陝州魏野亦辭疾不應命

右皆出

聖政録

先朝命郭后 真宗后謚章穆 觀奉宸庫后辭曰奉宸國之寶庫

非婦人所當入陛下欲惠賜六宫願量頒之不敢奉詔

上爲之止李貴云

涑水記聞卷六

涑水記聞卷七

宋 司馬光 撰

樞密直學士張詠知益州有廵檢所領龍猛軍人潰爲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慓悍善鬬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鈐轄以州事委之謂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令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討

之鈐轄驚曰某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領左右張酒具于城西門上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于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有謁于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付詠曰諾老夫亦有謁于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無功而退必斷頭于此樓之下矣鈐轄震慄而去既而與賊戰果敗士衆皆還走幾十里鈐轄名其將校告之曰觀此翁所為真斬我不為異也遂復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平

張詠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詠詠熟視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于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爲僧僚屬問詠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王勝之云

眞宗造玉清昭應宮張詠上言不審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丁謂頭置于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于丁謂之門以謝丁謂上亦不罪焉不記所傳

真宗判開封府楊礪爲府僚及登儲貳因爲東宮官即位爲樞密副使病甚真宗幸其第問疾所居在隘巷中輦不能進左右請還上不許因降輦步至其第存問甚至原叔云

楊礪太祖建隆初狀元及第在開封府真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真宗退問左右然後知之自悔失問礪不以科名自伐由是重之

真宗知開封府李應機知咸平縣府遣散從以帖下縣

有所追捕散從恃勢譟呼于縣庭應機怒曰汝所事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笞子之人汝乃敢如此杖之二十散從走歸具道其語泣訴于王王不答而默記其名嘉其諒直及即帝位擢應機通判益州事名之登殿謂之曰朕方以西蜀爲憂故除卿此官委以蜀事此未足爲大任卿行第勉之有便宜事密疏以聞應機至州未幾有走馬入奏事前一日知州置酒餞之應機故稱疾不會走馬心已不平及暮應機又使人

謂走馬曰應機有密疏欲附走馬入奏明日未可行也走馬不知其受上旨愈怒强應之曰諾明日走馬使人詣應機曰某治裝已畢且行矣願得所賚文疏應機曰某之疏不可使人傳也當自來受之走馬雖怒具意欲積其驕横之狀具奏于上乃詣應機廨舍受其疏以行既至陛殿上迎問曰李應機無恙乎有疏來否走馬愕然失據即對曰有因探其懐出之上周覽稱善數四因問應機在蜀治行何如走馬踧踖轉辭更稱譽之上曰

汝還語應機凡所言事皆善已施行矣更有意見盡當以聞蜀中無事行名卿矣頃之名入遷擢數歲中至顯官應機爲吏强敏而貪財多權詐其後上亦察其人寖疎之李公達云

景德初契丹侵澶州樞密使陳堯叟奏請江河皆撤去浮橋舟船皆收南岸敕下河陽陝州河中府如其奏百姓大驚擾監察御史王濟知河中府獨不肯撤封還敕書且奏以爲不可陝州通判張稷時以公事在外州中

已撤浮橋稷還聞河中府不撤乃復修寇相時在中書由是知此二人明年名濟爲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方且進用濟性鯁直衆多嫌之及寇相出濟遂以郎中知杭州徙知洪州而卒稷亦徙爲三司判官轉運使

景德初契丹犯河北王欽若鎮府有兵十萬餘契丹將至城中惶遽欽若與諸將探符守諸門閤門使孫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官自擇便利處所不肯當者某請當之既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全照付之欽若

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參政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北門至南門二十里請復待報必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則大善欽若從之全照素教蓄每地分弩手皆執朱漆弩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揮用無不勝于是大開北門下鈞橋以待之契丹素畏其名皆環過攻東門良久捨之急趣故城是夜月黑契丹自故城潛師復過魏府伏兵斷其後魏兵不能進退全照請于欽若曰若亡此兵是無魏也北門不足

守全照請救之欽若許之全照率麾下出南門力戰殺傷契丹後兵略盡䰟乃復存董照云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捫其痕輙哭楚楷云

景德中契丹犯澶淵天子親征樞密使陳堯叟王欽若密奏宜幸金陵以避其鋒是時乘輿在河上行宫名寇準入謀事準將入聞内中人謂上曰羣臣欲將兵何之

耶何不速還京師準入見上以金陵謀問之準曰羣臣怯懦無知不異于向者婦人之言今强敵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將士旦夕望陛下至氣勢百倍今若陛下回鑾數步則四方瓦解敵乘其勢金陵可得至耶上善其計乃北渡河

丁寇異趣不協久矣寇為樞密使曹利用為副使寇以其武人輕之議事有不合者萊公輒曰君一武夫耳豈解此國家大體鄆公由是銜之真宗將立劉后萊公及

王旦向敏中皆諫以爲出于側微不可劉氏宗人横于蜀中奪民鹽井上以后欲捨其罪萊公固請必行其罪是時上已不能記覽政事多宫中所决丁相知曹寇不平遂與鄭公合謀罷萊公政事除太子少傅上初不知歲餘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凖何也左右亦莫敢言上崩太后稱制萊公貶雷州是歲丁相亦獲罪

張齊賢爲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羣盜十餘人會食于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

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顧吾輩麤疎恐爲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碗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指分爲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眙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執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

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還

張齊賢真宗時爲相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于上前更十餘日不能斷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諸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趣從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張昭孫云

長安多仕族子弟恃廕縱横二千石鮮能治之者陳堯咨知府有李太監者堯咨舊交其子尤爲强暴一旦以事自致公府堯咨問其父兄宦遊何方得安信否語言勤至既而讓曰汝不肖無賴如是我不能與汝言官法又不能及汝恃贖刑無復恥耳我與爾父兄善義猶骨肉當代汝父兄訓之乃引于便坐手自杖之數十下由是子弟亡賴者皆惕息然其用刑過酷有博戲者杖之桎梏列于市置死馬于其傍腐臭氣中瘡皆死後來者

係于先死者之足其殘忍如此董昭云

真宗時王欽若善承人主意上望見輒悅之每拜一官中謝日輒問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寵遇如此欽若爲人陰險多詐善以巧譎中人人莫之悟與王旦同爲相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時名旦善視之旦欲引參政事以告欽若欽若曰善旦曰當以白上宗諤家貧祿廪不足以給婚嫁且前後貸借之凡千餘緡欽若知之故事參知政事中謝日所賜物近三千緡欽若因密奏宗諤負

王旦私錢不能償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債非爲國擇賢也明日旦果以宗諤名薦于上上作色不許其權譎皆此類後罷相爲資政殿學士故事雜學士竝在翰林學士下及欽若入朝上見其位在李宗諤下怪之以問左右左右以故事對上即除欽若資政殿大學士位在翰林學士上資政殿大學士自此始初欽若與丁謂善援引至兩府及謂得志稍叛欽若欽若憾之及立皇太子以當時兩府領少師少傅少保名欽

若于外爲太子太保真宗不豫事多遺忘丁謂方用事尋有詔欽若以太子太保歸班欽若袖詔書曰上命臣以歸班不識詔旨所謂上留其詔改除司空資政殿大學士頃之欽若宴見上問卿何故不如中書對曰臣不爲宰相安敢之中書上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欽若既出使都知奏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上命中書降麻丁謂因除欽若節度使同平章事西京留守

（案此下原本缺數句）

欽若上表請覲未反亟留府事委僚屬而入

朝謂因責以擅委符印詣闕無人臣禮下詔貶司農卿南京分司會今上即位丁謂敗章獻太后以欽若先朝寵臣復起知昇州自昇州名還至北京大臣始知之既至復爲相然欽若不復大用事如眞宗時矣未幾有朝士自外方以寄遺欽若爲人所知欽若因自發其事太后由是解體頃之薨于位謚曰文穆無子養族人爲後欽若方用事時四方饋遺不可勝紀其家金帛圖書奇玩富于丁謂爲天火所焚一朝殆盡辛若渝云

王文穆爲人雖深刻然其人智略士也澶淵之役文穆鎮天雄契丹既退王親軍率大兵嚮魏府魏府鈐轄懼欲閉城拒之文穆曰不可若果如此則積嫌遂形是成其叛心也乃命于城外十里結綵棚以待之至則迎勞歡宴飲酒連日既罷其所統兵皆已分散諸道矣親軍皆不知焉康定初河亭上遇一朝士縗服者言之

王欽若爲翰林學士與比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修起居注洪湛同知貢舉湛後差入貢院時諸科已試第六場

是時法禁尚疎欽若奴祁睿得出入貢院欽若妻受一舉人賂書睿掌以姓名語欽若皆奏名有濟源經科因一僧許賂欽若銀十鋌既入六鋌餘負而不歸僧往索之因喧鬬事發下御史臺鞫案事方紛紜真宗擢欽若參知政事中丞趙昌言以獄辭聞收欽若下臺對辨上雖知其事終不許曰朕待欽若至厚欽若欲銀當就朕求之何苦受舉人賂耶且欽若纔登兩府豈可遽令下吏乎昌言爭不能得湛乃獨承其罪詔免死罪杖背免

刺面配嶺南牢城湛家貧每會客從同僚梁顥借銀器是時適在其家沒以爲贓欽若內亦自愧其後擢湛子鼎爲官以報之真宗晚年欽若恩遇寖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于上前辨白乞下御史臺覈實上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爲人辨虛實耳欽若惶恐因求出藩乃命知杭州蘊子容云

王欽若爲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穀且盡不能得輸欽若

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穀不至朽敗奏至
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名秩滿入見擢爲朝官
真宗即位欽若首乞免放欠負由是大被知遇以至作
相天聖初契丹遣使請借塞内地牧馬朝廷疑惑不知
所荅欽若方病在家章獻太后命肩輿入殿中問之欽
若曰不與則示怯不如與之彼以虛言相恐喝耳未必
敢來宜密詔曹瑋使奏乞整頓士馬以備非常太后從
之契丹果不入塞地瑋時知定州云董沔

太宗時大臣得罪者貶謫無所假貸制辭極言詆之未幾思其才輒復起用真宗重于進退大臣制辭亦加審慎向敏中為相典故薛居正宅居正子婦柴氏上書訟敏中典之虧價且言敏中欲娶已已不許上面問敏中對曰臣自喪妻以來未嘗謀及再娶既而上聞其欲娶王承衍女弟責其不實罷相歸班其麻辭曰翌贊之功未著廉潔之操蔑聞又曰朕選用不明搢紳興誚議者以敏中為終身擯棄不復用矣是時凡舊相出鎮者多

不以吏事爲意寇萊公雖有重名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有所得然人皆樂與之處不以爲非也張齊賢倜儻任情獲刼盜或時縱遣之所至著稱上曰大臣出臨方面惟向敏中盡心于民事耳于是有復用之意會夏州李繼遷末年兵敗被傷(爲潘羅支所射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朝廷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死德明納款上亦欲息兵乃自永興徙敏中知延州受其降事畢徙知

汝南府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爲東京留守西祀還遂復爲相薨相位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于門外車箱中許之夜半有盗入其家自牆上挾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强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捜訪亡僧并婦屍得之

井中執以詰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贓在井旁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詰府府皆不以爲疑獨敏中以贓不獲爲疑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其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辨者敏中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于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某僧者其獄如何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于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誤

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某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心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為神始平公云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祖徹進士及第官至左拾遺父祐以文學介直知名知制誥二十餘年官至兵部侍郎風鑑精審旦少時祐嘗明以語人謂旦必至公輔手植三槐于庭以識之旦自幼聰悟寛裕清粹太平興國中一

舉登進士第除大理評事知岳州平江縣事徙監潭州酒稅知州事何承矩薦其才行太宗詔除著作郎時方興文學修三館建祕閣購文籍且以選預校正遭父喪趣出供職端拱中通判鄭州事月餘徙濠州遭母喪去詔復故任淳化初以殿中丞直史館明年除右正言知制誥四年同判吏部流内銓知攷課院會妻父趙昌言參知政事旦上奏以知制誥中書屬官引唐獨孤郁避權德輿事固求解職上嘉而許之以禮部郎中充集賢

院修撰掌銓課如故踰年昌言罷政事旦即日復知制
誥依前修撰仍賜金紫逮真宗即位除中書舍人數月
名入翰林爲學士尋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司咸平三
年權知貢舉鎖宿旬日就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
年遷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景德初契丹南侵從車駕幸
澶淵時鄆王留守京師暴得心疾詔旦權東京留守事
乘傳而歸聽以便宜從事三年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車駕幸永安以旦爲朝

拜諸陵大禮使及還監修國史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以旦爲封禪大禮使又爲天書儀衛使從登封泰山還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受詔作封禪壇頌遷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及祀汾陰以旦爲汾陰大禮使還遷左僕射同平章事受詔作汾陰祠壇頌上更欲遷旦官旦瀝懇固辭乃止加昭文館大學士及增加功臣而已及聖祖降臨又加門下侍郎玉清昭應宮成以旦爲玉清昭應宮使鑄銅像成以旦爲迎奉聖像大禮使實

符閣成又爲天書刻玉使車駕幸亳以旦爲奉祀大禮使上以兖州壽丘爲聖母降生之地于是處建景靈宫以旦爲朝修使宫成拜司空國史成進拜司徒天禧元年進拜太保同平章事聖祖上尊號以旦爲太極觀奉上寶冊使旦在政府十有八年以疾辭累章不許及自兖州還懇請備至乃詔冊封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因入中書遇軍國有重事不以時日並入參決旦聞之惶恐拜章乞寢恩至閤門候命乃止增加封邑而優

假之數卒如前詔既而疾甚求對便坐扶以升殿上見其癯瘠惻然許之旦退復上奏明日册拜太尉依前玉清昭應宮使罷知政事特給宰臣月俸之半仍令禮官草具尚書省都堂署事之儀未及行其年九月己酉薨贈太師尚書令謚文正上出次發哀羣臣奉慰擢其弟度支員外郎子大理評事睦爲衛尉寺丞兄子大理寺丞質爲大理寺丞案自其弟以下至此有脱譌旦兄懿弟旭子雍沖素兄子睦弟子質也外孫韓綱蘇舜元范禧竝同學究出身子素弟子徽俱

未官素補太常寺太祝徽祕書省校書郎初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知制誥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富貴無與爲比若水曰王舍人面偏而喉有骨高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當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養薄耳後果如其言旦以寛厚清約爲相幾二十年遭時承平人主寵遇至厚公廉自守中外至今稱之事寡嫂謹撫弟妹恩禄賜所得與宗族共之家事悉委弟旭一無所問遇恩廕補徧于羣從身没之日諸子

猶有褐衣者性好釋氏臨終遺命𮌎髪著僧衣棺中勿藏金玉用荼毗火葬法作卵塔而不爲墳其子弟不忍但置僧衣于棺中不藏金玉而已

真宗時馬知節林崇訓皆以檢校官簽書樞密院事知節爲人質直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問宰臣王旦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知節言蔬食者惟陛下一人而已王旦等在道中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又顧旦等曰知節

言是否旦再拜曰誠如知節言鄧言吉云

涑水記聞卷七

涑水記聞卷八

宋 司馬光 撰

王化基為人寛厚嘗知亳州（案宋史地理志無亳州王化基傳亦無知亳州事）與僚佐同坐有卒過庭下為化基詈而不及幕職僚佐退召其卒笞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欲得一詈如此之重也鄙或知之化基無用此詈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官至參知政事禮部尚書謚曰惠獻子舉正有父

風官亦至參知政事禮部尚書謚曰安簡馮廣淵云

李文定公廸罷陜西都運使還朝是時真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爲備上怒瑋虛張賊勢恐喝朝廷以廸新自陜西還名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文定從容奏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輙有奏陳不足深罪臣前任陜西觀邊將才略無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能爲國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爲陛下惜

之上意稍解廸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陛下意但不欲從都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爲小册嘗置鞶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趣取閱之曰以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即傳詔樞密遣之既而羌衆果入寇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廸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及上將立章獻后廸爲學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

衡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不敢言迪爲參知政事候上怒稍解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上大悟由是獨誅懷政等而東宫不動揺迪之力也及爲相真宗已不豫丁謂與迪同奏事退既下殿謂矯書聖語欲爲林特遷官迪不勝忿與謂爭辨引手板欲擊謂謂走獲免因更相論奏詔二人俱罷相迪知鄆州明日謂復留爲相迪至鄆且半歳真宗晏駕迪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侍禁王仲宣押迪知衡州仲宣至

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廸廸惶恐以刃自剄人救得免仲宣淩侮廹脅無所不至人往見廸輙籍其名或餽之食留至潰腐棄捐不與廸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耶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廸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之廸由是得全至衡州歲餘遷祕書知舒州章獻太后崩廸時以尚書右丞知河陽今上即位召詣京師加資政殿大學士數日復爲相廸自以爲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爲呂夷簡忌

之潛短之于上嵗餘罷相出知𨸏州廸謂人曰廸不自量恃聖主知之自以爲宋璟而以吕爲姚崇而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文定子及之云

眞宗乳母劉氏號秦國延壽保聖夫人言惟寛宗族近有幸求内批者上咸不違康定元年十月戊子謂宰相曰自今内批與官及差遣者竝具舊條復奏取㫖案此條言惟寛宗族句上似有脫落錯譌

慶歴三年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

上曰昨夜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于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濕不敢避去移時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階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上曰比欲下詔罪己避寢撤膳又恐近于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爲佳耳

慶歷三年九月知諫院王素余靖歐陽修蔡襄以言事不避並改章服十月王素除淮南轉運使將之官入辭上謂曰卿今便去諫院事有未言者可盡言之右正言

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爲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此

温成皇后張氏其先吳人從錢氏歸國爲供奉官祖穎進士及第終于縣令子堯封尚幼二女入宮事真宗名位甚微堯封亦進士及第早終妻惟有一女即后也庶子化基幼堯封從父弟堯佐亦進士及第時已爲員外郎不收邺諸孤后母賣后于齊國大長公主家爲歌舞

者而適蹇氏生男守和大長公主納后于禁中仙韶部宮人賈氏母養之上嘗宮中宴飲后爲俳優上見而悅遂有寵后性慧善迎人主意初爲修媛後冊爲貴妃飲膳供給皆踰于曹后幾奪其位數矣以曹后素謹上亦重其事故不果上以其所出微欲使之依士族以自重乃稍進用堯佐數年間爲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三司使淮海軍節度使宣徽使追封堯封爲清河郡王后母爲齊國夫人后兄化基子守和皆拜官宗族赫然俱貴

至和元年正月暴疾薨上哀恤之甚追冊爲温成皇后禮數資送甚極豐厚后方寵幸賈氏尤用事謂之賈夫人受納貨賄爲人屬請無不行者賈安公以姑禮事之遂被大用然亦以此獲譏于世齊國夫人柔弱故官爵賞賜多入堯佐而化基等反不及焉化基終于閤門祗候后薨齊國夫人相繼物故後數年堯佐亦卒張氏遂衰

子淵曰温成立忌日禮官列言不可執政患之有禮官

謂執政曰禮官張芻獨主此議他人皆不得已從之耳執政乃追引前歲芻乞落職代父牧入蜀及乞廣安軍進退失據奏落檢校職監潭州酒禮官議者稍稍息

慶歷元年十二月才人張氏進封修媛慶歷四年三月以修媛張氏之世父職方員外郎堯佐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右正言余靖上言堯佐不當得此差遣一堯佐不足為輕重但鑒郭后之禍興于楊尚上曰朕不以女謁用人自有臣僚奏舉物議不允當與一郡至和元年

張氏妃薨初諡廣明皇后又諡元明又諡温成京師禁樂一月正月二十日自皇儀殿殯于奉先寺儀衛甚盛又詔與孝惠淑德章懐章惠俱立忌正月二十日殯成上前五日不視朝兩府不入前一日之夕上宿于皇儀殿設警場于右掖門之外是日旦發引陳鹵簿鼓吹太常樂僧道威儀甚盛皇親兩府諸司縁道設祭自右掖門至奉先院絡繹不絶百官班辭于御史臺前陳祭又赴奉先院已殯百官復詣西上閤門奉慰

寶元二年十一月丁酉旬休上御延和殿決御史臺所奏馮士元獄謂宰相曰此獄事連大臣近者臺司進奏禁止鄭戩龐籍起居自餘盛度程琳殊無論奏度琳乃儒臣耳脫有權勢更重者當如之何于是開封府判官李宗簡特追一官勒停天章閣待制龐籍贖銅四斤知汝州自餘與士元交關者皆以罪輕重責降有差其知開封府鄭戩等按鞫士元不罪特放知樞密院事盛度除尚書右丞知揚州參知政事程琳降授光禄卿知潁

州皆以交關士元使幹治私務故也御史中丞孔道輔降授給事中知鄆州以不按劾二人之罪故也

十二月庚申賜京西鄜延馬遞步特支錢詔審刑刑部大理寺不得通賓客有受情曲法者聽相告之科鄜延路奏邊事警急差强壯丁防守諸寨換禁兵鬬敵從之

辛酉賜鄜延特支錢

上問宰相唐世入閤之儀參知政事宋庠退而講求以進曰唐有大内有大明宫大内謂之西内大明宫謂之

東內高宗以後多居東西其正南門曰丹鳳丹鳳之內曰含光殿每至大朝會則御之次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次曰紫宸殿謂之上閤亦曰內衙奇日視朝則御之唐制天子日視朝則必立仗于正衙或乘輿止于紫宸則呼仗自東西閤門入故唐世謂奇日視朝爲入閤

李端愿曰章獻之志非也暴得疾耳鑿垣而出瘞于洪福寺章獻之過也案此論章獻后之于李宸妃其事在明道元年

又曰上幼沖即位章獻性嚴動以禮法禁約之未嘗假以顔色章惠以恩撫之上多苦風痰章獻禁蝦蟹海物不得進御章惠嘗藏弃以食之曰太后何苦虐吾兒如此上由是怨章獻而親章惠謂章獻爲大孃章惠爲小孃及章獻崩尊章惠爲太后所以奉事曲盡恩意景祐中薨神主祔于奉慈廟弟景宗少爲役兵以章惠故得官性兇悍使酒好以滑槌毆人世謂之楊滑槌數犯法上以章惠故優容之官至觀察使初丁謂治第于城南

景宗爲兵負土焉及謂敗第沒上以賜景宗居之

十一日賜兩府兩制宴于中書喜雪也

十九日賜兩府兩制宴于都庭驛曾相主之冬至故也

果有八列近百種凡酒一獻從以四殽堂廚也曾氏也

使者也大官也

案此上二條僅繫日當原有某年某月一條冠前而傳寫佚去

至和元年春張貴妃薨上哀悼之甚欲極禮數以寵秩

之乃追謚温成皇后殯于皇儀殿命參知政事劉沆監

議喪事是時陳執中梁適爲宰相王拱辰王洙判太常

寺兼禮儀事皆惶恐不愛名器以承順上意又詔爲温
成皇后立忌日同知禮院馮浩張芻吴充鞠真卿皆爭
之執政恚之因芻向時奏以父牧嘗任蜀官自乞代父
入蜀既而又奏得父書自願入蜀更不代行無何牧至
京師復上奏乞免蜀官以是執政以芻奏事更不代行
前後異同落史館檢校監潭州酒欲以警策其餘禮院
故事常豫爲印署衆銜或非時中旨有所訪問不暇徧
白禮官則白判寺一人書塡印狀通進施行是時温成

喪事日有中旨訪問禮典判寺王洙兼判少府監解舍最近故吏多以事白洙洙常希望上旨以意裁定填印狀進内事既施行而論者皆責禮官無以自明乃名禮直官戒曰自今凡朝廷訪問禮典稍重應商議者皆須徧白衆官議定奏聞是非常行熟事不得輙以印狀申發仍責狀申委後數日有詔問温成皇后廟應如他廟用樂舞否禮直官李亶以事白洙洙即填狀奏云當有樂舞事下禮院充眞卿怒即牒送禮直官李亶于開封

府使按其罪是時蔡襄權知開封府洙抱案卷以示襄曰印狀行之久矣禮直官何罪襄患之乃復牒送宣于禮院云請任自施行充真卿復牒送府如是再三先是真卿好遊臺諫之門會温成后神主祔新廟皆以兩制攝獻官端明殿學士楊察攝太尉殿中侍御史趙忭監察吳充監禮上又遣内臣臨視察臨視内出圭瓚以盥鬯充言于察曰禮上親享太廟則用圭瓚若有司攝事則用璋瓚今有司祭温成廟而用圭瓚薄于太廟而厚

于姬妾也其于聖德虧損不細請奏易之察有難色曰
日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及内臣侍祭者已聞之密
以上聞詔即改用璋瓚祭之明日趙忭上言劾蔡襄知
開封府不崇治禮直官罪畏懦觀望于是執政以爲充
因初祭教忭上言又禮直官日在温成墳所訴于内臣
云欲送禮直官于開封府者充與真卿二人而已由是
怒充與真卿明日詔禮直官及繫檢禮生各贖銅八斤
充及真卿皆補外官充知高郵軍真卿知淮揚軍于是

臺諫爭言充等不當補外最後右正言修起居注馮京言最切直以爲今百職隳廢獨充能舉其職而陛下責胥吏太輕責充等太重將何以振飭紀綱于是朝廷落京修注即日趣充等行開封府推官集賢校理刁約掌修墳頓遞亦嘗對中貴人言温成禮數太重詔以約爲京西路提點刑獄亦即日行元規受詔讀册辭曰故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册今名臣承乏臣實恥之奏報聞至日集賢官僚謂之曰公今日何爲復來元規曰共傳誤

本耳又諫追册曰皆由佞臣贊成茲事二相甚銜之將行追册言官力諫上意稍解明日以問執政執政順成之夢得及母湜俞希孟皆求外補郭申錫請長告皆以言不用故也

楊樂道曰初章獻爲上娶郭后后恃章獻驕妒章獻崩后與尚美人爭寵批傷今上頸上名都知閻文應示之文應勸上廢后上問呂夷簡亦曰古有之遂降敕廢爲金庭教主文應懷敕并道衣以授之后恚有詩語文應

即驅出以車送瑶華宫既而上悔之作慶金枝曲遣使賜后后和而獻之又使詔入宫文應懼以疾聞上命賜之酒及藥文應遂酖之丁正臣曰范諷問上傷上以后語之及疾文應使醫眞毒上終不知

慶歷三年九月知諫院蔡襄上言自今中書樞密院執政官非休暇日私第不得見客欲詢訪天下之事采拔奇異之材許臨時延名詔從之

至和二年七月翰林學士歐陽修上言兩制以上毋得

詣兩府之第詣從之

嘉祐四年五月上手詔賜兩府曰朕覩在昔君臣惟同心同德故知天下之務享無疆之休倘設猜防之端是乖信任之道因納言屢述御臣之規頗立科條用制邪慝方今圖任賢哲倚爲股肱論道是咨推誠無間而有禁未解斯豈稱朕意耶先至兩制臣寮不許至執政私第兩府大臣奏薦人不得充臺諫官凡此條約其悉除之庶使君臣之際了無疑間之迹卿等謀謨舉措義宜

如何

嘉祐七年二月癸卯以駙馬都尉李瑋知衛州事兖國公主入居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之宅公主乳母韓氏出居于外公主宅勾當内臣梁懷吉（案宋史作懷一）勒歸私省公主宅諸色祗應人始皆隨遣入（案此句有訛誤）瑋貌陋性樸上以章懿太后故命之尚公主自始出降常以庸奴視之乳母韓氏等復離間梁懷吉等給事公主閤内公主愛之公主嘗與懷吉等閒飲楊氏窺之公主怒毆傷

楊氏由是外人諠譁咸有異議朝廷貶逐懷吉等于外州公主恚懟或欲自經或欲赴井或縱火或焚他舍以邀上意必令名懷吉等還上不得已亦爲召之然主意終惡瑋至是不復肯入中門居于廳事晝夜不眠或欲自盡或欲突走出外狀若顛狂左右以聞故有是命三月戊申朔壬子制曰陳車服之等所以見王姬之尊啓脂澤之封所以昭帝女之寵玆雖親愛之攸屬時乃風化之所關苟不能安諧于厥家則何以觀示于流俗竞

國公主生而甚慧朕所鍾憐故于外家之近親以求副
車之善配而保傅無狀閨門失歡歷年于兹生事不順
達于聽聞深所驚駭雖然恩義之常人所難斷至于賞
罰之際朕安敢私宜告大庭降從下國於戲惟肅雍以
成美德惟柔順以輯令名及兹恪恭庶幾永福可降封
沂國公主觀察使駙馬都尉李瑋改建州觀察使依舊
知衛州公主既還禁中上數使人慰勞李氏賜瑋金二
百兩且謂曰凡人富貴亦不必爲主壻也于是瑋兄璋

上言家門薄祚弟瑋愚騃不足以承天姻乞賜指揮上許之離絶又以不睦之咎皆由公主故不加責降焉

嘉祐元年夏詔自今舉選人充京官者已舉不得復首又被舉者亦不得納舉主人詔文武官宗室婿御内官應奏薦親戚補官舊制過乾元節奏一人者今過三年親郊乃得之其餘減損各有差

京師雨兩月餘不止水壞城西南隅漂没軍營民居甚衆宰相以下親護役救水河北京東西江淮蘄陝皆大

水

九月辛卯上以疾瘳恭謝天地于大慶禮畢御宣德門

大赦改元恩賜皆如南郊

二年夏五月庚辰管勾麟府路軍馬公事郭恩遇夏賊

于屈野河西與戰敗績恩及走馬承受公事黃元道皆

爲賊所擒秋賊復遣元道歸

詔文武官應磨勘轉官者皆令審官院以時舉行毋得

自投牒又詔自今間歲一設科場復置明經科

三年五月甲申榜朝堂敕鹽鐵副使郭申錫屬與李參訟失實黜知濠州

李參鄆州人為定州通判夏守恩為真定路部署貪濫不法轉運使楊偕張存欲發其事使參按之得其歛戍軍家口錢十萬為之遣放者權知定州取富民金釵四十二枚為之移卒於外縣守恩坐除名連州編管弟殿前指揮使守贇亦解兵權由是知名

范文正公于景祐三年言呂相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

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呂公自大名復入相言于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皆以許公爲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拔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爲念耶及文正知延州移書諭趙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悖慢文正具奏其狀并具書不以聞時宋相庠爲參知政事先是許公執

政諸公唯諾書紙尾而已不敢有所預宋公多與之論辨許公不悅一日二人獨在中書許公從容言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去不奏他人敢爾耶宋公以爲許公誠深罪范也時朝廷命文正分析文正奏臣始聞賊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賊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宋公遽曰范

仲淹可斬杜祁公時為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于忠果欲為朝廷招叛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切宋公謂許公必有言相助也而許公默然終無一語上顧問許公如何許公曰杜衍之言是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于是論者喧然而宋公不知為許公所賣也宋公亦尋出知揚州

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柔而易制者升為心腹姦而

可使者保爲羽翼是張禹不獨生于漢而李林甫復見于今也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

丁正臣曰皇姪宗實既堅辭宗正之命諸中貴人乃薦燕王元儼之子允初上召入宫命坐賜茶允初顧左右曰不用茶得熟水可也左右皆笑既罷上曰允初癡騃豈足任大事乎

濮王薨任守忠王世寧護葬事凌蔑諸子所饋遺近萬

緡而心猶未厭故奏宗懿不孝坐奪俸黜官

癸未皇子猶堅卧不肯入肩輿宗諤責之曰汝爲人臣子豈得堅拒君父之命而終不受耶我非不能與衆執汝强置于肩輿恐使汝遂失臣子之義陷于惡名耳皇子乃就濮王影堂慟哭而就肩輿揚樂道云

令教授周孟陽作讓知宗正表每一表餉之金十兩孟陽辭皇子曰此不足爲謝俟得請方當厚酬耳凡十八表孟陽獲千餘緡亦樂道云

丁正臣曰皇子堅辭新命孟陽使人謂之曰君已有此迹若使中人別有所奏君獨能無恙乎

涑水記聞卷八